

刊叢小術藝活生

A. MAUROIS

術 藝 的 愛

譯 宛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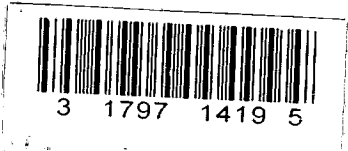
2

屋 書 眉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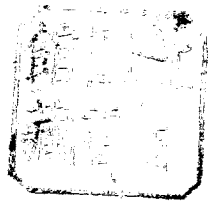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藏

SKBC
MG
B82
42

MG
B82
42



「藝術」，俗根說，「這是人加到自然上面去……」自然供給繪畫、彫像、詩篇、悲劇的未成形的成分；人賦這些成分以形式，並把它們加以整理，以應他的精神的需求。這個很好的定義既經認可了，顯然有一種愛的藝術存在。因為自然在愛情上面有如在萬事萬物上面，祇帶來一些未成形的成分：種類之劃分為兩性、延宗續嗣的需要、和為這種需要所驅役的強有力的本能。但是假如千百年間，人類的精神沒有把這些成分加以塑造和組織，我們的戀愛也許祇是一些野合吧了。讀者且在田野、在空中、在河上、觀察一下禽獸的戀愛吧；然後一讀克星美公主或一讀魯愛熱情前，你便估量到在戀愛上面，把藝術和自



(渝)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渝 438

然隔開的全部。

人類愛情的奇蹟乃是在一種極單純的本能——欲望——之上，構成最複雜、最微妙的情緒。由於它的不可思議的工作，兩個薄命的凡人，像我們衆人一樣脆弱的，像生人自然而然的，自然地自私的、羞怯的、無定着的、未開化的，竟渾融在最親切、最甜密的同心同德裏面。宇宙的淡漠和敵視、未來的威脅、階級或國家的仇恨，一切在兩個人的眼中，轉瞬化為青煙、化為飄渺的夢。欲望的力量使他們越過自私心的藩籬，幫助他們忍受別人的本來面目。但是欲望是飄忽的。人們如何能從一種愛惡無常的本能，尋出固定和純潔的情感呢？我們應要解決這個「欲望的昇華」的問題，假如我們想明白愛的藝術的話。

在最後襲擊到這個正中的堡壘之前，我們首先要將四周的荊棘清除。

一 對象的選擇

爲什麼在千千萬萬碰頭的男女中間，我們看上了某人，而丟下了某人，拿他作爲我們思想的中心呢？那一點，我們可以提出兩個見解，兩個都包含着「部份真理」。

第一個見解，以爲在我們一生的某些日子，特別是在少年時代，次之在「中年的感溺」的時期，我們易於發生愛情。一種依然不屬於個人的渺茫的欲望，使我們興起等待的愉快的感覺。在這個時期，因爲缺少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青年依戀着他的想像所孕育的夢裏情人，在這個時期，少女鍾情小說的英雄、出名的戲子，或她們的文學教師。青春是最有力的媚藥。「喝過這種媚藥，」哥德說，「任何女子都是絕色美人。」當身體焦渴

地窺候着可能的情人或情婦的時候，第一個過路的可愛的人兒有引起愛情的機會，有時機緣惹航普渡，這回偶遇做成一對快樂夫妻；也有男人和女人，一時爲欲望所撮合，將發見不和和鄙棄的動機，愛情便產生仇恨。

我們也可以想像出一些因相遇的環境而決定的選擇。有些羞怯的人，在日常生活裏面，面許曾不敢告白他們的情感和欲望的，有時竟被一種強制的親密撮合了。多少女人，在較爲太平的時代，許是一些賢妻良母的，法國大革命的年代，却把她們改變爲偉大的癡情女人。一個男子的威望，或他的榮名，在女人的眼中用一片光輝的雲彩包裹着這個男子，使她們看不見他的缺點。勝利的時辰利於愛情的誕生。機緣有時創造出一種精神或心情的和協的幻想。突然，因爲一個第三者的一句話，兩目相遇，發見兩種相類的反應。車子顛動了一下，兩隻手彼此觸着，而且高興就此比吸力的法則所需要的時間多合攏一瞬間。這樣就夠了。

另一個見解，以爲「晴天霹靂」或一見鍾情，是一羣前緣的朕兆。希臘有一個神話，說

開天闢地的時候，每個人都是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構成的，造物者把這些生物之每個分而爲二，從此那些拆開了的半邊便設法彼此重聚。當一個前生注定的對偶的兩種成分碰頭的時候，一種劇烈而甜密的打擊使他們明白他們的姻故，這種打擊就是晴天的霹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着『他的美人的』一個底稿，他要在大千世界裏面找尋它的摹本，『而假如他找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占有着他粉飾他的少年時代的夢裏情人的長處，他便對之五體投地。有些人物以他們的美色給我們一種官感的快樂，又同時以他們吐屬的溫雅給我們一種無可復加的精神的滿足。這些人我們愛他們既不用費力也不用懊悔。在他們身畔多待一會兒，我們便更確信他們的十全十足。我們知道，我們如果有權將他們變換，我們也不願意他們改動毫釐。他們音樂的聲調在我們彷彿『最悅耳的和聲』，他們言辭的自然有若最完美的詩篇。毫無保留的仰慕是一種大的幸福。建於一個鍾愛的對象的精神肉體并行的仰慕之上的愛情不用說予人以最強烈的快感。

更有一些相當多數的男女機緣或一種不能自制的情感始終沒有給他們選定一個

是身的伴侶，他們齊有死心塌地去選擇這個伴侶。一種愛的藝術應否抱幾種一般的法則教給這些人，好指導他們的選擇呢？我們可以說好脾性、耐心、及尤其是一種幽默感，是最有助於一種夫婦的幸福品德，而這些品德差不多永遠（可是并非永遠）從健康生出來的。看中了的他或她的家庭要經過長久的觀察；因為幸福招來幸福，而有些自然的、愁苦的環境，愛情在那裏很快便凋謝了。

又似乎一個女人跟一個剛強有魄力的男子，一個男子跟一個溫柔而且願意受他指導的女人，較易於情投意洽。有些很年青的女子說她們喜歡嫁一個她們可以駕馭的丈夫。在我，我却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婦人跟一個她不看重他的力量或他的勇氣的男人會感覺到一種真實的幸福，或一個正常的男人跟一個巾幗鬚眉會十全十足的快樂。不過這一切也怪複雜的，因為就在最馴服的婦人身上，也有一種保護的本能，喜歡偶爾把他們的英雄當作一個孩子看待。

事實上，機緣的力量使男女絕少真正能夠以一種純粹的意志的決定，選擇他們的終

身伴侶，而這樣也正好；本能雖也有種種錯誤，在這兒還是比智力要靠得住些。『有人問：『要不要講戀愛呢？那是不應該問的；他應該感覺到它。』愛情的誕生，跟一切誕生一樣，是自然的工作。晚些愛的藝術才干預到。我們現在要更明白確定什麼時候藝術家開始去塑造那種未成形的感覺。

二 愛情的誕生

斯且達在他的愛情論裏面，描寫這種感覺的誕生，鞭辟近裏。我們要錄下他的描寫的要點，不過還添上我們對自己、對別人所能觀察得到的。

一、在一切愛情的起原，必有一種打擊，這種打擊或由於仰慕，或由於曾啟示一種諒解，或會使一種欲望產生的意外事情所引起。華爾斯基走下火車，想入非非，心裏說道：『這個嘉理尼那夫人真漂亮……這一眼又是什麼意思呢？』一個晚上，差爾·格朗地有着痛

濟的浪漫的魔力，他走進他的表妹的一生。她從此終身愛他；

二、打擊既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不見那時便很有利於愛情的誕生。『女人最大的力量，』阿蘭說，『就是遲到或不見。』因為見面馬上便顯出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的她（或他）的弱點。反之，在不見當中，愛人成爲一個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優點粉飾她的夢裏情人。斯且達把這種工作稱做結晶。

由於結晶，鍾愛的對象被改換作一個異於他的本來面目，及高出他的本來面目的人。所以普魯斯特說愛情是主觀的，說我們并非愛有血有肉的人物，却是愛我們所創造的人物。苟遇到一種正當的的仰慕，那可不再是真的了；一顆天然的金剛石上面是不會有結晶的。但是沒有瑕疵的金剛石却少；

三、第一次結晶一經奏效了，可以再來一次會面於愛情沒有危險，因爲我們的情緒將成爲這樣，就算有血有肉的生物站在我的前面，我們再也不會看見他的了。我們用結晶的那位代替了他。我們聽不到他說出來的尋常的話；我們不會注意到他的理性，和他的

心情的弱點。我們因看見他所感到的喜悅可以避免驚愕，因為那種喜悅是整個內在的。

四、事情如果長此繼續下去，愛情祇會給你幸福，但是不係榮耀。火是燒不着的，這朵初生的火焰也會很快熄滅，假如沒有一下希望的氣息，即使是怎樣輕微的，把它重新旺起來的話。要說鼓勵的記認，有情人是不難應付的。看一眼，捏一下手，一句略為急促的答話，馬上使他興奮。

五、當這些記認是明白固定的，一種互相的愛情可以由是而生，而那是最美沒有的了，但有時保證和安全反害了情感。在許多男女，愛情在它的初期，頗懷疑，或母寧說顧一種蘇勵與冷淡的更迭而存在。往往這種記認的更迭並不與任何實在的情愛相通。羞怯或廉恥使人作一些我們以為出於蔑視的舉動。那原本是頭痛、一條縛得太緊的帶的不舒服、襪子破了洞者，我們把它看做一種記認，用祇有愛人和警官纔能有的精細加以解釋。但隨便一點什麼便足以使一個愛人耽憂。他把視線、字眼、手勢加以分析。他在那兒發見一些深意。他設法猜付他做了什麼錯事得到這麼嚴酷的待遇。他愈不明白（因為那裏

沒有什麼需要明白的，他便愈加想念纏所愛的那個女子，而愛情也愈加深深鑽入他的精神裏面去。從不安產生出來的愛情有類這些芒刺，它們的形狀使那個想把它們拔出來的人愈用力，就愈加使它們陷進他的皮肉裏面去。

六、因此似乎霸道，換言之，即更迭的故意的運用，這種運用在於把甜頭送上來，把它拿回去，然後又把它送上來，彷彿對於引起和維持一種愛情很有用處。有如小貓見了絨線球而情不自禁，撲到那上面去，因此那個年輕的犧牲者自己投到媚婦的百般誘惑去。追求那吝而不與的和拒絕那委身相事的正是一種自然的舉動，而且也易於解釋的。

七、但是延長下去的霸道傷害愛情。里加米哀夫人是個出名的媚婦，許久沒有人抵擋得住她的魔力，她既立下主意使殺者文·羅斯當愛她，果然成功了。「大膽做去罷，」她對他說，而馬上希望使這個老成練達的人成爲一個孩子。「我沒有得到人愛，」他想到，「但我使她喜歡。」他一發覺這個把戲，他便不自在起來。「我從沒有碰到過媚婦，多麼討厭的女人！」稍後一點：「天啊！我恨她！」於是產生一種結晶的解體。「當真，我不幹了。她

使我過了一天難過的日子。這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女人，一片沒有記憶力，沒有分辨力，沒有愛惡之心的雲霧。」所以媚婦也有過當之處。舍利曼，在第五幕劇，被所有起初傾倒於她的機智和她的美色的人丟開了；

八、假如像醫生把使人窒息的煤氣和養氣更番輸進那個受手術的人的肺部去，媚婦把相當的希望灌到她的冷酷裏面使那個受苦的人苟延殘喘，這種殘忍的把戲差不多是銳不可當的。應該運用這種把戲嗎？我相信在男人和女人中間的優秀份子，有時爲了愛，有時爲了仁心，會放棄媚道也。也許幾乎一定給他們的便宜。說出這句話自有偉大之處：「我知道向你告白我的愛情，我會受你磨難的，但是我喜歡這麼做。」假如對手沒有資格受到這種信任，那時就要時不時給他放些以毒攻毒的媚道的分量。假如對手值得你的完全的信賴，一種互相的和信任的美好的愛可以產生；

九、一種互相的愛的初期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甜密的東西。那時結晶是雙重的，見面也不能損害它。每個都昇起在他本人之上，成爲對方要他作的那樣。這個境界如可持續，

它造成美好的生活。

即使在那樣的愛情，情感的力量也甚少在雙方都是平等的，或者假如能夠如此，也不能長此平等。我們中間大部份的人應要征服，和不斷重新征服，他們所期望而且沒有戰鬥不會獻身於他們的人。

三 使人愛自己

你能不能夠使人愛自己呢？首先，使人愛自己也是必要的麼？假如愛情沒有愛情爲報，至少要求一些快感豈不較爲容易麼？在原始或古代的文明裏面正是這樣的。該時一個男人想望一個女子便把她搶過來；一對夫婦便做成功了。那個女的俘虜任由武士爲所欲爲。她往往竟愛上了她，因爲他把她的地位抬高了，因爲他是她的主人，或祇因爲他是可愛的。在別的時代權力和金錢扮演了昔日武力扮演過的角色。財富比勇敢較難於使

人愛自己，因為它不是愛人本身的一種優點。然而諸比得，化作金雨，依然混進這那裏的家裏。

這些奴隸之愛給難應付的靈魂很少的幸福。我們不要被人驅從，却要被人選擇。除非那種征服是一個自由意志的征服，否則它不會把持久的喜悅帶給我們。唯有在那個時候，才可以產生這些懷疑、這些掛慮、這些加於習慣和頑厭的不住翻新的勝利，它們是最溫柔的情緒的泉源。土耳其宮庭的美人不會使人愛她們，因為她們是一些囚徒。

反過來說，美國海灘上的佳麗也不大使人愛她們，因為她們是一些無拘無束的女子。愛情乎，當什麼（遮飾、廉恥、道德）都不妨礙你的前進的時候，你的勝利在那裏呢？過份的自由在容易得到的女人之羣的周圍豎起一道看不見的土耳其宮庭的透明的城牆。浪漫化的愛情期望那個女人，雖不至無法接近，却過着一種被宗教和習俗約束在相當狹窄的範圍之內的生活。便溫雅的爱情產生的就是中世紀最能奉行的這些條件。該時婦人留在別業裏面，是被尊崇的主婦，男人出發參加十字軍，而且在世界的大路上，想念

着他的貴婦。馬蹄得得，結晶進行得不壞，可是在家鄉，在隨侍主婦的扈從的心裏，那個同時又接近又疏遠的主婦，却引起了一些情感，這些情感後來被法國大革命改了本形，成爲賈列安·蘇累爾對里那夫人所懷的情感。教師與扈從嗣出一源。在二者之間有會通實，他是已經通曉人情的扈從，而且也了無懼怕。

在溫雅的爱情得勢的時候，愛人不大想法子使人愛自己。他願意在無言中，或至少了無希望的愛。有人認爲這些潔白無疵的熱情是不實在和天真的。但是一種疏遠的偉業給一個優雅的靈魂以強烈的快感，而這些快感既是完全主觀的，似乎比別的快感更能夠預防失望和幻滅。『愛而不敢說出愛的快感有它的芒刺，但也有它的溫柔。讓他的舉一動都志在取悅一個他所無限欽敬的人，他如何不興奮若狂呢？他天天研究自己好找到發見自己的方法，而他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那上面，一若他要供奉他所心愛的那個女人。在同一的瞬間眼睛燃着又熄滅；而雖然他沒有明白看見那個招來全部這種混亂的女人加以垂青，他至少滿足於感覺到因一個多麼值得敬愛的人而作的所有的驚

假如一個青年愛上一個他僅在舞台上看到過的女戲子，他用她的聲音，她的臉貌所預示的精神上的優點粉飾她，而不用說她沒有這些優點。因為他在馬里甫或繆塞所夢想的角色裏面認識了她，他把她所扮演的女英雄的詩的幻美賦給她。因為他僅在劇場的燈火的隱惡揚善的光輝之下端詳過她，他情然於她的縐紋和她的年齡。因為他從沒有跟她生活在一起，他絲毫不知道她的暴怒，她的虛榮心。『爲一個女人而死』，拜倫說，『比跟她活在一起還容易些。』小說家的仰慕者不辭把他的主人翁的文雅給與那個小說家，她沒有猜到他的機軸作響的骨節，他的消化不良，他的失眠，他的病態的感受性。當你依然是難於接近的時候，被人仰慕是不難的。

爲了保持愛情，應否放棄使人愛自己，和認識自己呢？不然的，因為這些想入非非的愛情，起初多麼美的，却不能持久。『愛情裏面道路愈長，一個文雅的精神的快感也愈大。』不錯，但也要這條道路，經過許多可愛的陷阱之後，把人引到目的地，而不會迷失在荒野。

裏面，否則愛情會在那兒打瞌睡，和因為缺乏營養而死亡。『在泉源那邊若無救護，滿水會低落下去。』在那個愛上別的人，遲早會產生那種被愛的急迫的欲望。

那時一種愛的藝術能教給他什麼呢？教給他媚藥的秘方，教給他用蠟像咒人的儀節麼？古代的詩歌、怪異之談，常常講到女巫，而我們知道在巴黎、倫敦、和紐約的無數醜惡的實驗室裏面，在今日一如在帝奧克利特或在奧維特的時代，於一個醜惡的老婦之前，每天聽到多少次這個年湮代遠的呼叫：『但是我要怎麼樣才能夠使他愛我呢？』也是年湮代遠的人類的經驗，用一些儀式和禮節去回答這個呼叫，像它回答所有的呼叫一樣。

四 追求

愛人們藉以取悅的儀式、詭詐和動作的全體曰追求。像人們一樣，禽獸在戀愛的時期，也作它們的追求。我們請指出幾種最普通的引誘的方法，從人禽所同具的最卑下的方

法，說到人類固有的最高尚的方法。

(甲)裝飾品。裝飾品的目的在於把注意力牽引到戴上這種裝飾品的他或她的身上。去像那些花朵，藉它們的彩色的炫耀，在繁殖的季節招來給它們以必需的花粉的顆粒的昆蟲，像螢火或放光蟲，在夜間照明自己，給同類指示一種送上來的愛情，因此那些婦人，以她們袍子的韻緻或猖狂，讓男性加以選擇。一個少婦有取悅的權利與義務。所有少婦，或差不多所有少婦都努力這樣做。佻薄的處女倚重剪裁的放肆，規矩的處女倚重神祕的較為持久的吸引。大部分人跟隨着時髦，時髦的目的是喚起異性的注意。裁縫匠、製帽師、首飾商人靠這種使人驚愕的不變的需要討生活。

有些女人，由於矯飾或由於誠意的輕蔑，鄙棄時髦的法則，但是在一個從女工到公爵夫人都同時信守着相同的形式。的社會裏面，拒絕齊同乃是最大的新奇。最單純的於時是最不單純的，最不講修飾的是最講修飾的，沒有裝飾品成爲裝飾品。在前拉飛爾派的時代，每個星期日到威廉士那裏的英國少女祇穿着藍絨製的全幅的袍子，戴着

黃琥珀的頸環。但是她們因這便比羅多神靈利梭華顯戴笨重的首飾和穿七深八搭的袍子。別的女人出色。名士可以藉他的闊夫的呢帽炫耀，青年作家以他的皮製的上衣立異，一如往日時髦的人之以他的天鵝絨的背心。在許多獸類，雄性才要裝飾。孔雀是自然加於藝術的勝利。在人類，男性似乎逐漸逃避夫婦間的經濟上的責任，女人要多花一點工夫在修飾上頭。至少在法國是這樣。

(乙) 擅長。——做一件隨便什麼事，比別人做得好，是取悅之一道。凡有情人都想顯出他的擅長。取悅的方式千變萬化。有些鳥類在被愛的鳥之前潛水，從池底帶回一些水草獻給他作為敬禮。『你到東方找尋什麼？』找尋榮名使人愛我，『沙都勒里雍回答道，他從此次地中海之行給諸靈靈夫人帶回幾句不朽的話。有些小說，如聖伯甫的金釘，是為某一個婦人而寫的，想她在那裏看到一些可以感動她的感情的敘述。幾乎所有的音樂家都把他們的怨恨或他們的欲望移到音樂的題材上面。同時網球家以他的反抽的無懈可擊，車夫以他的抹灣，舞女以她的脚尖取悅於人。

愛情的擅長給男人以最危險的魔力。規矩的處女不爲所動，但在佻薄的處女，從情敵，甚至從一個女友，搶去一個出名的愛人的欲望是強有力的。這是一種複雜的感覺，其中雜有虛榮心，雜有對於別的女人的口味的敬重，雜有打一次艱難的勝仗以獲得對自己的信心的需要。唐黃選擇他最初的情婦，其後他被人選擇。『自從特羅亞的戰爭以來，』拜倫說，『誰也不及我被搶去的更多次的了。』

在女人方面十分強烈的安全的需要，使她們中間那些最脆弱的依賴那個似乎以他的力量或以他的權力，會給她一種安穩的靠山的男子。在打仗的日子，她們數着頸飾掛着的帶髮的頭皮；在和平的日子，她們找尋天才，找尋財富。在一個有情人，饋贈是肯定他的力量的一種方法。企鵝和銀行家將多少有點滑澤的石頭贈給他的愛人。金翅雀公給母金翅雀獻上一些樹枝和葉子，一如那個青年拿做成氈子，做成窗帷的絨屑獻給他的未婚妻。燕子和女人，到她們選擇一個雄性的時候，便想着營巢。

(丙)讚揚——讚揚是一些饋贈的種類。幾乎所有愛情詩的內容都是讚詞或怨望。怨望

可以成人，但它很快使人討厭。頌詞令人高興，因為男女，而且即使是自視最高的，差不多都感到一種「自卑疙瘩」。最漂亮的女人懷疑她的機智，最頑強的男子懷疑他的魔力。我們高興對一個人啟示千萬種他所儼然或爲他認爲不足重視的他自己的特點和使他愛這些特點。有等羞怯和鬱抑的女人對着別人的熱烈仰慕而眉飛色舞，有如花朵朝着太陽。說到男人，他們對於褒詞的貪慾是沒有止境的。一些醜陋沒有風情的女人使了一生都愛她們因為她們懂得怎樣恭維。注意：你并非由於恭維他們認識得跟你一樣清楚的他們的明明白白的優點，可是由於恭維他們以爲沒有的那些優點，而得到那些人的歡心。一個將官不會十分感謝你，假如你和他講及他的勝利的話，但是他會對你沒齒不忘，假如你給他指出他的眼睛的光彩。出名的小說家厭聽對於他的小說的褒詞，但是突然高興起來，假如你對他熱心講及某篇論文（那是他的一次失敗）或講及他的聲音的洪亮。

(丁) 女性的追求——女人有她的特殊的籠絡男子的手段。許久她使人相信這句假話：

『她等着男性的進攻。這祇是膚淺之談。』女人委實等着男人。』蕭伯納說，『但是有如蜘蛛等着蒼蠅。』在今日，相當多數的巾幗鬚眉坦胸肉搏。跳舞的目的始終是一面強迫男性壓抑他的欲望，一面却使他的羞怯就範。現代的跳舞比古代或鄉間的跳舞比較直接爲官感而設。它始終是人類最有力的詭計之一。

在我們城市的文明裏面，婦女的主要任務之一，且是最有助於使別人愛她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作爲男人與自然之間的調解人。許多男性，被關在一種足不出戶的職業裏面，失去了與世間的接觸。婦人把男性從他們的怪僻的活動拉出來，使他們再得親近樹林和水流，山岳和海洋，自己在男性的眼中也發凡她給他們所顯示的裝飾着了。

『男子是爲戰爭而生；女人，爲戰士的休息而生。』在女人，愛的藝術，往往是同時作爲一種消遣，作爲一種鼓勵和作爲一種支持的藝術。讀者試研究一下曼特儂夫人如何得邀路易十四世的寵幸吧。再沒有似乎更無希望的企圖的了。曼特儂夫人年紀已經不輕，她因爲當孟提示麗夫人的兒女的教師，才得親近路易十四世，孟提示麗夫人非常漂亮，

國王對她言聽計從，然而不但那個卑微和入年的婦人從她的神采迫人的情數奪去了路易十四世，可是孟提示蘭夫人連思想都不敢想望的，曼特儂夫人竟得到了，和使路易十四世娶了她。

什麼是她們的祕訣呢？第一種祕訣就是在法國國王對他的特婦的濃辣開始生厭的時候，使法國國王覺得她是一個和平的使者。男子可以忍受一個千分鍾愛的女人的憤怒或嫉妒的暴躁一時。有些男人愛愛情的騷動像他們愛海上的暴風雨。但是他們中間的大部份是滿和平的好性、溫柔、溫柔易於重得他們的歡心，尤其是如果有個佻薄的女子預先醫好了他們對於狂暴的癖好。

曼特儂夫人的第二種祕訣：她每天晚上參預法國國王的工作，法國國王把大臣召集到她的家裏。她一言不發傾聽着報告；但是假如法國國王諮詢她，她使用一種中肯的見解，證明她會留心過，明白了，審討過。這是十分高明的態度，因為一個當得上男人的名字的男人愛他的工作過於世界的一切，甚至過於他所愛的女人。那個婦人設法使他丟下

工作去專心奉侍她麼他起初也許讓你擺佈但也并非沒有一種強烈的怨恨的，而有一天，他會屬於那個懂得把工作放到她的愛情裏面的女人。」

(戊)教化——鳥兒自己歌唱和潛水。螃蟹在積水裏面，自己做牠們的求愛的體操，但是人們却發明了借重他人的魔力和擅長。男子不去做一篇詩，却給他的愛人讀波特萊爾的詩。鋼琴家，想他人愛自己，奏叔蘋的曲調。大師的天才飛濺到他的演奏者和他的仰慕者的身上。他使人產生的情緒，既然跟一個人連在一起，便使一個意象更加富豐和使回憶增加美麗。音樂既把它的美好的秩序和它的超人的喜悅給了靈魂，往往使它們想及愛情。貝多芬、穆索、華格納撮合了不止一對夫婦。許多友情在博物院裏面開始。一起誦讀的瑰麗的小說，同時把談話的題材和行爲的榜樣給與那兩個情人。最好的小說是愛情的功課，和傳授這種要讓那些配得上的人生活它的熱情。一種共同的教化使人可以托一種愛情維繫在一箇提高的狂熱和奮興的水準上面。它使人易於渡過困難的日子，那時慶尼「讓一種辛酸的東西，從快樂中間生出來。」給自己一種教化，就是準備自己去

講愛情。

(己) 一種共同的信心。不論是宗教的信心，或是一種政治的、國家的信心，或對於一種工作的必要和美好的信心，凡共同的信心都最能加強愛情。在一個熱切地信仰的人，極難愛上那個一點都不分有他的信仰的人，因為假如「愛情是一種外來的原因的思想，想隨伴着的喜悅」，這種愛情勢必為一種痛苦的裂痕所違逆。那時祇有在那個不信仰的人，一種機敏或一種無限的敬重，或在對方一種皈依（愛情也往往使人皈依）的希望，總可以保存着愛情。毫無保留的分有他所愛的他（或她）的信心，是一種幸福的保證。於時所有精神和官感的力量把人推到選中了的方向去。凡帶着愛情做成的工作都是愉快的，但是混雜到工作上面的愛情是世界上最愉快的東西。如是產生這些科學家、藝術家，使徒的美滿的家庭，他們同時是一對夫妻和一雙夥伴。這兒一切「追求」歸於無用，它被一種「同心同德」代替了。

五 自己不要生厭

經過一種短期或長期、老練或幼稚的追求，愛情產生了。但是在愛情的民族裏面，嬰孩的死亡却屢屢，想使愛情長成，應要時時刻刻留心。新奇是最有力量的吸引，也是最易於毀壞的。在一種愛情的初期，各人在對方有千萬種東西可以發見。人人從他的少年時代帶來一些回憶、人物、歌曲、軼事，這些東西，在卿憐我愛當中，容易使最初的清閒日子愉快。唉！這些積蓄消耗下去，不久那些似乎多麼新奇的故事便顯出單調、陳腐。多少男女，當他們不復跟他們慣常的對手在一道的時候，變為比較出色的，因為他們那時可以無罪編虛再說出他對那個對手已經說得太多的話兒。讀者試在一間飯店裏面，觀察一下坐在食桌之前的男女吧。他們沉默的時間往往跟他們一道生活的時間成正比例。

這個，假如這些男女是沒有天才的。因為在愛情，天才在於在男女間維持着一種無間。

斷的新奇。誰真的相愛，會從每日在他或她的思想翻來覆去找到一種完美的快感，像一個鄉間的教士從每天晚上在他的花園的小徑散步找到歡喜。有等人生而忠心，或者是他們對於愛情有一個極高的觀念，或者是他自己感覺養性和不好出門。有些美滿的家庭建於一種對於鬥爭，對於外界的共同厭惡之上，建於在親切的人和物中間，在自己家裏生活的欲望之上，要之，建於安全的欲望之上。但是誰更用力的相愛，在必要時，會知道使自己更新。他天天把取悅人的方法都用盡了；可是他要取悅人，而他也能取悅人。這甚至也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努力。一個人苟有風采，他便永遠有風采，而風采不會使人討厭。一言一動，都是一種喜悅。即使老年也不會改變天性。一個美好的容顏的確老去，而你却高興在白髮之下，再見到你曾在栗色或金黃色的頭髮底下會愛過的目光和微笑。可有一種不使人討厭的藝術麼？最大的秘密就是自然。凡矯飾的姿勢都難以保持，而且總是不美的。因此賢明的愛人努力使他們的對手保持自然。有等男人立意塑造一個女人，要她有某些口味，某些思想。多麼瘋狂！假如她是跟我們所能愛的過於不同的話，我

們不要愛她。但是假如我們看中了她，我們就要讓她自由發展。在友誼一如在愛情，祇能跟他們你可以不牽強，不說謊，本着原來面目做人的那些人，你才高興再會到他們。

高明的愛人也注意到使他們相會的地點在一些自然地美的地方。因此遂有那種多麼合理的蜜月旅行的風俗。可是也不必走得很遠。一個有情的女人本能地知道親熱構成她的背景。有些女人顯出一種值得傾倒的藝術，把自然和藝術的種種魔力請來幫忙她們。她們猜到什麼時候愛人盼望兩個人單獨在一起，什麼時候，反之，他需要聽一聞音樂，或作一次散步。這是女人，而不是永遠較深切留心到社會生活的男子，要作他的愛情的管家。

男子，假如他不想對於如許的好心事和動人的柔情生厭的話，他要明白愛情在婦人中的地位之重要。再沒有比一個站在一種哲學或一種學說的立場，蔑視女人的思想的人更傻的了。這些思想跟他的思想不相同，但它們是較為具體，較為單純和較為明智。假如他跟他的情婦發生衝突，他絕不能拿一種推理，却要拿柔情，拿沉默，拿忍耐去說服。

她。他不應該忘却女人，遠甚於男子，在她的一生的大半日子，是受她的神經的折磨的。假如男子在這些困難的時辰，把那祇是一個有病的身體的怨望者當作一種不良的心術，他容易因為一種過渡的情形，破壞那原來是而且依然可以是一個美滿的結合的。余海洋的波動來比女人靈魂的波動，這是一個尋常的可是正確的意象。合理的丈夫絕不生氣。如同水手在暴風雨中，他將帆解下，等待着，希望着，而雷雨并不防礙他愛大海。

有幾種使人不生厭的藝術的規則應該適用於兩性。第一種規則就是在愛情的親暱裏面顯出跟初次碰頭時一樣多的禮貌。在有教養的人，客氣跟自然不是不能相容的。什麼都可以從從容容說出來，而拿粗野當作坦白的單獨的形式恐是一種奇異的混淆。第二種規則是在一切境遇保存着一種幽默感，——曉得嘲笑自己，見到大半爭執的無關重要，和不要把這些充滿一切夫婦生活的實動的怨望的蒐集視為有一種悲慘的重要性。拿過去的爭執的回憶去張大每次現在的憂苦是無聊的。第三種規則是把嫉妒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內，換言之即同時避免慰和疑心，二者都是觸犯對方的。第四種規則是

有時由於不甘，使一種新的結局得以完成，愛情的或夫婦的假期，有它們的危險，但它們總是短期的和間以書信的，它們盡了一種有用的任務。有時一對夫婦由於日久玩弄，失去了溫柔的談話的口氣，在筆下却重新得到這種口氣。還有那最後，而且也是最深奧的規則，就是始終要浪漫：『得到了她，幹嗎我還要追求她呢？因為雖然屬於我，她現在而且永遠不屬於我：』這是給那些配得上這樣做的女人很好的沉思的題目。

但是「不使」那個鍾愛的人兒「生厭」許是一種夠無益的藝術，假如同時你自己却對她生厭的話。那末有無一種使自己不生厭的藝術呢？或反之應否承認有兩類男女存在：忠實者和不忠實者，堅定者和不堅定者，而假如你屬於第一類的話，想做第二類的人物也是十分徒然的呢？我以為，在那兒跟在萬事萬物一樣，自然帶來一些要為意志所整理過的材料。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并非生而反覆無常的；他們的愛情生活的初次的意外之事使他們成為這樣。首先，他們可以有一種熱烈的氣質，而遇到一個冷淡的對手。在這種情形，假如他們是道德的和社會的人物，他們將是忠實和不幸的；他們若是非道

德的，他們將是不忠實和不安的，這樣一直至到他們碰到他們的補足的「半邊」的時候，那時你將看見他們一下改變了。有些人物會過着放蕩不羈的生活，而你看見他們一下永遠固定了，因為他們找到了那個適當的對手。

以上講生理上的不堅定，但是也有一種精神上的不堅定。虛實不時常是一個具有難應付的氣質的男人；女唐蕪往往是一個冷淡的女子。他們的征服那時便是驕傲或想像的快感。當男子（或女子）懷疑到自己的時候，驕傲便要得到平息。拜倫因為聽到過他許鍾愛的第一個女子說：『我如何能夠對這個蹣跚的孩子發生興趣呢？』終他一生圖謀報復。某個婦人發狠折散她的周圍的夫婦，因為當孩子時她曾被認為醜陋的。有着自信的需要，她不斷自己尋求自己的權力的證據。一種無壓力的想像往往從一個浪漫的、擴言之遠離現實的童年產生出來。沙都勒里雅丟了一個女人又愛上別個女人，因為在少年時，同時被欲望所侵擾和跟那些許會滿足他的女子隔開，他對女人便存有一個理想。的意象，終生徒然追求着這個意象。如是永遠失望，他丟了一個情婦又愛上別個情婦，直

至到年紀使他成爲比較寬大的，他終於被一個他以爲在她身上找到那個肉身的夢裏情人的女人使他安定。那個女人就是諸利葉·里加米哀。

對付這種精神上的不堅定，教士和醫生偶爾有辦法，因爲當那個患有這種病的人明白了這種病的性質和原因的時候，有時他竟霍然痊癒。假如他是無可救藥的，但願他至少努力多積陰德，而且小心不可拿那些爲忠貞而生的人，去做他的暫時的愛情的對象。任性自有風趣，不過爲了滿足一種任性而觸起一種持久的熱情，這便是罪惡。

六 欲望的昇華

有如真正的神聖不在於出神和制慾，而在於謙遜、溫柔和仁愛，因此那些極偉大的愛情非從欲望的狂暴的襲擊，却從日常生活中完美和持久的和諧認得出來。教士許惠林說有一天，一個青年修道女走去求聖女德羅夏告訴她什麼是神聖。她以爲那個聖女會

對她講述一些幻像，但是德麗貞祇命令她跟她到一間她剛剛創立的新修道院去。在那兒幾個月間，祇是棘手、困難、失敗、慾望和工作。最後那個青年修道女竟敢詢問什麼時候纔把神聖告知她。『神聖麼？』瓦維拉的德麗貞說，『那不是別的，正是苦心孤詣忍受一種每天都像我們在這間修道院所過的生活的生活。』

欲望的榮耀的節會，如情投意洽的戀人所能認識的，有類這些絢爛的夏日，那兒太陽的熱力以慵懶和至福浸潤着我們；那兒太空的純淨洗盡一切霧靄，我們甚至不再能想像它可以失去光澤的；那兒在平原上，最卑微的村落，爲光輝所幻化，成爲一個燦爛奪目的蜃樓海市。這些佳日，它們給我們遺下的快樂回憶，和再找到同樣的日子，的希望，對於給我們以力量和勇敢去捱受暴風雨的季节是必要的。但是既然夏日，既然欲望，不能超過天然的期限，我們便要習知去兼愛較爲灰色的日子，愛秋天的濃霧，愛冬日的漫漫長夜。『最美好的愛情的感覺，』阿貝·波納爾說，『應該有如這些大節日穿的袍子，那兒在織成富麗的細枝花紋的絲織品底下，還襯着一層一色的，可是有一種多麼細微和多

麼希有的色調的絲織品，我們幾乎想愛這種絲織品甚於愛那種把它蓋着的。

這種更嚴肅、更溫雅的幸福，它在愛情生活的初期，帶着一種羞怯（這種羞怯不久就變為柔和的權威）走來安頓在欲望的旁邊的，是拿什麼做成功的？這種產自欲望，比欲望活得長久的愛情是拿什麼做成功的？拿信任、拿習慣、和拿仰慕。差不多所有的人，使我們失望。但是我們中間的若干人會有幸福遇到一個男人（或一個女子），他的自然和直率從沒有使他們失望過，他幾乎在所有的境遇，完全像他們所期望的行事，他在最困難的日子，從沒有將他們拋棄。那些人認識這種瑰異的感覺：信任。至少對着一個人他們可以每天在幾分鐘之間，脫去他的甲冑的沉重的面甲，自由呼吸，了無畏懼的把心情和面目坦白的拿出來。

信任是一種這麼珍貴的保證，它也像欲望一樣，把情趣給與最微細的行動。年青，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期望有一刻的幽獨作一下擁抱，他們現在期望有一刻的幽獨講一句知心話。散步的時刻在他們成為跟往日密約的時刻同樣珍貴。他們不但知道彼此了解，

可是知道彼此猜中。他們同時想着相同的東西。他們的每個，對於別個的精神上的愁悶，感到一種生理上的痛苦。他們的每個會準備爲別個犧牲他的性命，別個也知道他會這樣做。不用說，完美的友誼也可以使人生出這樣的感覺。但是毫無保留的友誼是非常希有的，至若一種偉大的愛情却使最簡單的人處事精明，能克己和能信賴。

如何描寫在愛情的秋日的一對幸福夫婦的生活呢？如何指出神依然是神，即便在他已經有了一個凡人的面目的時候？那不是容易的。幸福的交響樂，由一個天才作曲家配合各種樂器，可以是崇高的：一個平庸的音樂家較易爲暴風雨的狂暴所支持。拍時化的序幕的逐漸提高的曲調，它愈來愈純清，愈來愈高超，使聽衆的靈魂昇起到自己之上，離開寬的至福，輪利的律曲，比字句更能喚起一種顛撲不破的諸和所能作調的日新不已的自然和有利的逐漸增強。而假如我提到了一種追悼的瀰漫，乃因死之一念是這些過於十全十足的愛情的唯一的變音。

鋼琴德利·佩特摩耳有一首瑰麗的詩寫一個人的迷惘，那個人經過悠長的幸福的

一生之後，突然面對着那個對於他曾是整個宇宙的女人的僵硬的屍體，悲痛地，怨望地，溫柔地，他責死者將他拋棄了：『那是多麼不相像你的偉大和優雅的行事：我的愛情啊，你永不悔恨這個七月的午後，沒有一個接吻，沒有一聲珍重，用驚惶的目光和一句聽不清楚的話，你便踏上這次長途旅行麼？真的那是多麼不相像你的偉大和優雅的行事。』把一切放在一個人——而且是這個多麼脆弱的人——的生命孤注一擲，這同時是愛情的危險和高貴。

但是對於最偉大的愛，死亡本身也沒有辦法的。有一天，在西班牙，我遇到了一個有二種可欽佩的自尊的老農婦，她對我說：『哦！我呢，我用不着抱怨：不錯，在生活裏我受過苦，可是在二十歲，我愛過一個青年：他愛過我，我們結婚了：跟着在幾個星期後，他死了：無論如何，我有過我的份兒，五十年來，我就靠這個回憶過活。』在痛苦和孤獨的日子，至少能喚起一個完美的回憶，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慰藉。賴一種沒有黑影的愛情，賴這種愛情在思想和夢境所繁殖的輝耀和溫柔的意象，一如賴偉大的藝術家的作品，一如

賴宗教的信仰，人參預着一種超過他的東西。從本能的疾速的撞擊，他使一種神聖的火星飛濺出來。

怎麼我？
怎麼我覺得我想把這件事情告訴你是徒勞的？「愛情不需要分析學者却需要詩人。」愛的藝術的最後一句話并不在斯且達的著作裏面，却在，像斯且達本人所時常說的，穆夏的樂曲裏面。請到音樂會去吧；傾聽這些純清的曲調，這些悅耳的和聲，而你如覺得你的愛情困惑、辛澀和不和諧，這是你還不懂得愛的藝術。但是假如你在你的感覺裏面，在一切變音之外，認出這種相同的完美，這種相同的卓異的和協，這種相同的主旨的崇高的調解，你便生活着那些值得生活的希有的奇事之一：一種偉大的愛情。

449
44331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字第一三九號

生活藝術小叢刊之二

愛的藝術

定價四角五分

著者 奧 羅 賓 亞

譯者 王 亮

發行所 義眉書局

貴陽 花 溪

總經理 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桂西路陽家巷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三版